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歐陽修詩編年箋注

第三冊

歐陽修詩編年箋注卷九

皇祐元年至皇祐二年作

行次壽州寄內

紫金山下水長流，嘗記當年此共游^(一)。今夜南風吹客夢，清淮明月照孤舟^(二)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外集》卷六，無繫年，列慶曆八年詩後、皇祐元年詩前。詩人慶曆八年自滁州遷揚州，無需經行壽州。當作於皇祐元年（一〇四九）春，詩人時年四十三歲，在由揚州赴任潁州（今安徽阜陽）途中。胡《譜》：「皇祐元年正月丙午（十三日），移知潁州。二月丙子（十三日），至郡。」此次由揚赴潁，經運河溯淮而上，家屬隨後啟程。壽州，宋代州名，屬淮南西路，治所在今安徽鳳臺。詩人水行途中夜宿壽州，明月孤舟，念及夫人與子女，賦此詩以寫懷。語言淺白順暢，情致清雅疏淡，詩

法李白，有類唐風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紫金山：在今安徽壽縣東北淮河南岸，其山產硯石，名紫金硯。淮水流經山下。《方輿勝覽》卷四八：「紫金山在壽春南，或云即八公山。周顯德四年征淮，太祖率殿前諸軍擊紫金山連珠砦拔之，遂平壽州。」當年：慶曆五年歐貶知滁州時，攜家眷由汴河、潁水入淮，經行壽州。

〔三〕吹客夢：化用李白《江上寄巴東故人》詩句「東風吹客夢」。

【附錄】

此詩輯入明李養《宋藝圃集》卷九、曹學佺《石倉歷代詩選》卷一四〇，又輯入清管庭芬、蔣光煦《宋詩鈔補·歐陽文忠詩補鈔》、張景星、姚培謙、王永祺《宋詩別裁集》卷八。

答呂公著見贈

晉人歌《蟋蟀》，孔子錄於《詩》。因知聖賢心，豈不惜良時〔一〕。行樂不及早，朱顏忽焉衰。馳光如駿裏，一去不可追。今也不彊飲，後雖悔奚爲〔二〕？三年謫永陽，陷穽不知危。種

樹滿幽谷，疏泉瀉清池。新陽染山木，撩亂發枯枝。無人歌青春，自醺白玉卮^(三)。今者荷寬宥，乞州從爾宜。西湖舊已聞，既見又過之。菡萏間紅綠，鴛鴦浮渺瀰。四時花與竹，樽俎動可隨。況與賢者同，薰然襲蘭芝^(四)。醪醑寒且醺，清唱婉而遲。四坐各已醉，臨觴獨何疑。昔人逢麴車，流涎尚垂頤。況此盃中趣，久得樂無涯。多憂衰病早，心在良可噫。譬若卧櫪馬，聞轡尚鳴悲^(五)。春膏已動脈，百卉漸葳蕤。丹砂得新方，舊疾庶可治。尚可執鞭弭，周旋以忘疲^(六)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集》卷四，繫皇祐元年。作於是年春，時知潁州。題下原注：「一本作『奉答通判太博爲予不飲見贈之作』。」呂公著，字晦叔，壽州人。前宰相呂夷簡之子，慶曆二年進士，時以太常博士通判潁州。仁宗朝官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讀，英宗時出知蔡州，哲宗元祐間官至宰相。《宋史·呂公著傳》：「呂公著……通判潁州，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。」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卷八：「（歐）公知潁州，時呂公著爲通判，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，時人未甚知。公後還朝，力薦之，由是漸見進用。」呂公著以詩人戒酒而贈詩勸飲，詩人答以此詩。首十句感歎時光易逝，鼓吹及時行樂；次八句感慨昔日滁州雖有林泉之美，卻無詩侶酒宴之樂；次十句描寫潁州有佳景美酒，又有良師賢友；末十八句答報對酒當歌，無奈攜病來潁，暫時戒飲，康復後定當奉陪酒宴。詩中作者自比伏櫪老驥，發出

「心在良可噫」的感歎，顯示其報國之志並未泯滅，渴望實現政治理想。詩語鋪陳，一氣通貫，情致真摯而深婉。「因知」、「豈不」、「況與」、「況此」等關聯詞語的使用，顯示以古文章法入詩的宋調特色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晉人」四句：《詩·唐風》有《蟋蟀》篇，可見聖人有惜時行樂之意。《毛詩序》：「《蟋蟀》，刺晉僖公也。儉不中禮，故作是詩以閔之。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。」晉人：唐國即晉國。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堯之故墟唐，南有晉水，叔虞子燮父改國號晉。孔子錄：《詩經》相傳爲孔子整理刪定，故云。惜良時：《毛詩序》以爲《蟋蟀》詩旨在於「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」，故稱有「惜良時」之意。

〔二〕「行樂」六句：時光流逝，青春易老，今日不強飲爲歡，將來後悔也徒然。朱顏：年輕時美好的容貌。驤裏：駿馬名，傳說日行萬里。《文選·張衡〈思立賦〉》：「斥西施而弗御兮，繫驤裏以服箱。」李善注：「《漢書音義》，應劭曰：『驤裏，古之駿馬也，赤喙玄身，日行五千里。』」

〔三〕「三年」八句：昔日滁州雖有美好春景，卻祇能喝悶酒。三年：從慶曆五年（一〇四五）貶職滁州，到慶曆八年（一〇四八）徙知揚州，凡三年。永陽：即滁州，宋屬淮南東路。唐時稱永陽郡。青春：春天。春季草木茂盛，其色青綠，故稱。《楚辭·大招》：「青春受謝，白日昭只。」王逸注：「青，東方春位，其色青也。」自醺：無歌舞助興，自斟自酌。醺，飲盡杯中酒。

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長者舉未醺，少者不敢飲。」鄭玄注：「盡爵曰醺。」

〔四〕「今者」十句：如今遂愿求得潁州，有西湖美景，又有賢良陪伴。 乞州：慶曆八年，歐眼疾惡化，一再上表請求移知小郡，頤養身心，終獲允。 西湖：潁州西湖。《大清一統志》卷八九

《潁州府》：「西湖在阜陽縣西北三里。長十里，廣二里，潁河合諸水匯流處也。」 菡萏：荷花的別稱。 渺彌：水流曠遠貌。《文選·木華〈海賦〉》：「沖融沆瀣，渺彌淡漫。」李善注：

「渺彌淡漫，曠遠之貌。」 賢者：指呂公著。 薰然：溫和貌。《莊子·天下》：「薰然仁慈，謂之君子。」 襲蘭芝：《孔子家語》：「與善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即與之化矣。」

〔五〕「醪醑」十二句：前賢羨慕美酒清歌，我因早年衰病，有心無力，就如老驥伏櫪，祇能發出悲鳴。 醪醑：美酒。唐胡曾《詠史詩·姑蘇臺》：「吳王恃霸棄雄才，貪向姑蘇醉醪醑。」 臨觴：面對著酒。陸機《短歌行》：「置酒高堂，悲歌臨觴。」觴，酒杯。 昔人「二句」：化用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：「汝陽三斗始朝天，道逢麴車口流涎，恨不移封向九泉。」昔人：指汝陽王李璣。 麴車：載酒的車。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：「汝陽三斗始朝天，道逢麴車口流涎。」「多憂」二句：憂慮患病早衰，心想飲酒也祇能哀歎止杯。 卧櫪馬：唐耿緯《上裴行軍都統》詩：「櫪上驂騮嘶鼓角。」櫪，馬槽。 鼙：古代軍中所用的一種小鼓，漢以後亦名騎鼓。《周禮·夏官·大司馬》：「中軍以鼙令鼓，鼓人皆三鼓。」

〔六〕「春膏」六句：春暖花開，新獲朱砂藥方，自己的陳年老病或許可以治癒，屆時酒宴一定奉陪到底。春膏：春雨。唐李咸用《春晴》詩：「簷滴春膏絕，憑欄晚吹生。」葳蕤：草木茂盛枝葉下垂貌。漢東方朔《七諫·初放》：「上葳蕤而防露兮，下泠泠而來風。」卷末校記：「『百卉漸萎蕤』，按字書，萎，于危切，草木枯貌。既云『春膏已動脈』，豈有萎枯之理！當作『葳蕤』。葳蕤，草木華垂貌。《選》詩：『文物共葳蕤。』《東都賦》：『望翠華之葳蕤。』今改作『葳』。」

鞭弭：馬鞭與弓箭。周旋：奉陪，相追逐意。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：「若不獲命，其左執鞭弭、右屬橐韃，以與君周旋。」杜預注：「周旋，相追逐也。」

【附 錄】

此詩輯入清吳之振《宋詩鈔》卷一一。

《宋史·呂公著傳》：「呂公著，字晦叔，幼嗜學，至忘寢食。父夷簡器異之，曰：『他日必爲公輔。』」恩補奉禮郎，登進士第，召試館職，不就。通判潁州，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。後修使契丹，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，首以公著對。」

無名氏《南窗紀談》：「呂申公爲潁州通判，歐公爲守。素不以文靖（呂夷簡）爲然，及與其子爲僚，見其學識，已改觀矣。時劉原甫、王深甫皆寓居都下。四人日相從講學爲事，情好款密。」

眼有黑花戲書自遣

洛陽三見牡丹月^(一)，春醉往往眠人家。揚州一遇芍藥時，夜飲不覺生朝霞^(二)。天下名花惟有此^(三)，罇前樂事更無加。如今白首春風裏，病眼何須厭黑花^(四)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外集》卷四，無繫年，列皇祐元年詩後。作於是年春，時知潁州。黑花，即眼生黑花，一種眼疾，亦稱飛蚊症，視力受障，視物時眼前飄浮著一些黑點。白居易《自問》詩云：「黑花滿眼絲滿頭，早衰因病病因愁。」慶曆八年冬，歐在揚州行內視之術治病，結果損傷雙目，釀成眼疾，自求移潁頤養。詩歌以眼中「黑花」爲紐帶，扣住「春花」，緬懷洛陽、揚州賞花飲酒的瀟灑生活，調侃如今病眼昏花，以自嘲戲筆排遣愁悶，表現作者在疾病和痛苦面前，保持樂觀曠達的襟懷、詼諧幽默的情趣。小題大做，馳騁筆墨，詩風平易，構思奇巧。取材日常生活，不避俗俚，調侃自娛，顯示宋詩的創新與發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洛陽」句：歐天聖九年（一〇三一）三月到洛陽，景祐元年（一〇三四）三月職滿回汴京，在洛陽四年，其中明道元年（一〇三二）春末，與梅聖俞往游嵩山，未及觀賞牡丹，故云「三見牡丹月」。

〔三〕「揚州」二句：詩人任揚州知州時，觀賞芍藥往往通宵達旦。歐慶曆八年二月到揚州後，正趕上芍藥花開。次年二月，離揚來穎，故云：「一遇芍藥。」《佩文齋廣群芳譜》卷四五引孔武仲《芍藥譜序》：「揚州芍藥名於天下，與洛陽牡丹俱貴于時。四方之人盡皆齎攜金帛市種以歸者多矣，吾見其一歲而小變，三歲而大變，卒與常花無異。由此芍藥之美，益專推於揚州焉。」

〔三〕此：指洛陽牡丹與揚州芍藥。

〔四〕「如今」二句：化用王禹偁詩《老態》「白髮不相饒，秋來生鬢邊。黑花最相親，終日在眼前」句意，表達「戲書自遣」之旨趣。

【附錄】

此詩輯入清吳之振《宋詩鈔》卷一二、陳訐《宋十五家詩選·廬陵詩選》。

《歐集》卷一四七《與王文恪公樂道》其一：「某近以上熱太盛，有見教云水火未濟，當行內視之術。行未逾月，雙眼注痛如割，不惟書字艱難，遇物亦不能正視，但恐由此遂爲廢人。」

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

相逢十年舊，暫喜一罇同^(一)。昔日青衫令，今爲白髮翁^(三)。俟時君子守，求士有司公^(三)。況子之才美，焉能久困窮^(四)。

【題解】

輯《居士集》卷一二，繫皇祐元年。作於是年春，時知潁州。乾德舊友歐世英來訪，詩人有詞《聖無憂》，並有此詩送行。《歐集》卷二四《永春縣令歐君（慶）墓表》，載歐慶爲乾德人，其子世英爲鄧城縣令。歐陽修寶元年間爲乾德縣令時，尊歐慶爲鄉里「三賢」之一，並結識其子歐世英，與詞中「十年一別」、詩句「相逢十年舊」契合。詩人與老友久別重逢，熱情設宴款待，勉慰科場多蹇的朋友守時待命。關愛同情之心，溢於言表。詩句對仗精工，對比鮮明，意脈流貫，一氣呵成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相逢」二句：十年重逢，有幸飲酒同歡。暗用韓愈《贈鄭兵曹》詩意：「樽酒相逢十年前，君爲壯夫我少年。樽酒相逢十年後，我爲壯夫君白首。」一罇同：孟郊《夜集汝州郡齋聽陸僧辨

彈琴》詩：「千里愁並盡，一樽歡暫同。」

〔三〕「昔日」二句：詩人感歎光陰似箭，而今成爲白髮老翁。青衫令：詩人自指。唐宋時縣令、

州司馬皆著青衫，故稱。景祐三年五月，歐被貶爲峽州夷陵縣令。次年十二月爲乾德縣令，直至寶元二年（一〇三九）六月纔恢復舊官。白髮翁：歐書簡《與杜正獻公世昌》其五（皇祐元

年）：「某年方四十有三，而鬢髮皆白。」

〔三〕君子守：君子守正守道。有司：官吏。古代設官分職，各有專司，故稱。此指科考選拔人才的官吏。

〔四〕「況子」二句：況且你材高行美，豈會長期窮困，總有出頭之日。

【附錄】

《歐集》卷一三三《聖無憂》詞：「世路風波險，十年一別須臾。人生聚散常如此，相見且歡娛。好酒能消光景，春風不染髭鬚。爲公一醉花前倒，紅袖莫來扶。」

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

其一

吾嘗思醉翁，醉翁名自我^(一)。山林本我性，章服偶包裹^(二)。君恩未知報，進退奚爲可？
自非因讒逐^(三)，決去焉能果。前時永陽謫，誰與脫韁鎖^(四)？山氣無四時，幽花常婀娜。
石泉咽然鳴，野艷笑而傴^(五)。賓歡正喧嘩，翁醉已岌峨^(六)。我樂世所悲，衆馳予坎軻。
惟茲三二子，嗜好其同頗。因歸謝巖石，爲我刻其左。

其二

吾嘗思豐樂^(七)，魂夢不在身。三年永陽謫，幽谷最來頻^(八)。谷口兩三家，山泉爲四鄰。
但聞山泉聲，豈識山意春。春至換群物，花開思故人。故人今何在，憔悴穎之濱^(九)。人去
山自綠，春歸花更新。空令谷中叟，笑我種花勤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外集》卷四，無繫年，列皇祐元年詩後。作於是年春，時知潁州。二亭，指潁州的醉翁亭和豐樂亭。光祿謝寺丞，即潁州判官、光祿寺丞謝縝，霍邱（今屬安徽六安）人。後調遷餘姚知縣，官轉太子中舍。劉敞《公是集》卷一五《送霍邱謝寺丞》詩云：「吾聞歐公客，必皆當世賢。衆中一見子，始信斯言然。」滁陽，即滁州。謝縝本年首次來訪潁州，返滁時詩人贈此二詩。「其一」回憶醉翁亭的主賓山林醉飲，「其二」懷念豐樂亭的朋友幽谷春游。詩人深情回憶滁州二亭，緬懷當年寄情山水、與民同樂的貶所生活。敘事寫景，貫通一氣，情融于景，妙合無垠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吾嘗」二句：歐《醉翁亭記》：「峰迴路轉，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曰智仙也。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。」

〔二〕「山林」二句：我的本性適合隱居山林，穿上官服祇是暫時的。章服：繡有日月星辰等圖案的古代禮服。每圖爲一章，天子十二章，群臣按品級以九、七、五、三章遞降。《韓非子·亡徵》：「父兄大臣，祿秩過功，章服侵等，宮室供養太侈。」

〔三〕讒逐：因「張甥案」遭讒毀而被放逐。胡《譜》：「慶曆五年」是春……會公孤甥張氏犯法，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產事及公，下開封鞠治。府尹楊日嚴觀望傳會，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、內供奉

官王昭明監勘，得無他。八月甲戌（二十一日），猶落龍圖閣直學士，罷都轉運按察使，降知制誥、知滁州。」

〔四〕「前時」二句：自己貶官滁州時，無人爲自己說情解救。 韁鎖：本爲繫馬之具，此指遭讒被貶之事。

〔五〕「山氣」四句：化用《醉翁亭記》文意：「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巖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清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樂亦無窮也。」 傚：醉舞失態貌。《晏子春秋·雜上》：「晏子飲景公酒，日暮，公呼具火。晏子辭曰：『《詩》云，「側弁之俄」，言失德也。「屢舞傚傚」，言失容也。』」

〔六〕岌峨：本爲高峻貌，此指因醉酒而傾頽的樣子。

〔七〕豐樂：即豐樂亭，參見歐《豐樂亭記》。

〔八〕「三年」二句：慶曆五年（一〇四五）八月歐貶知滁州，到慶曆八年移知揚州，爲期三年。其間，常到州西幽谷泉游覽，以排遣貶謫愁緒。

〔九〕穎之濱：《高士傳》：「堯又召爲九州長，（許）由不欲聞之，洗耳于穎水濱。」此句雙關，明指爲官穎州，隱喻自己將像許由那樣終老水濱山曲。

【附 錄】

二詩全輯入明曹學佺《石倉歷代詩選》卷一四〇。

桐 花

猗猗井上桐，花葉何蓁蓁。下蔭百尺泉，上聳陵雲材。翠色洗朝露，清陰午當階。幽蟬自
嚙嚙，鳴鳥何啾啾。日出花照耀，飛香動浮埃。今朝一雨過，狼藉黏青苔（二）。斯桐乃誰
樹？意若銘吾齋。嘗聞漢道隆，上下相和諧。選吏擇孝廉，視民嬰與孩。政聲如《九
韶》，百物絕妖災。優優潁川守，能致鳳凰來（三）。到此幾千載，丹山自崔嵬。聖君勤治
理，百郡列賢材。嗟爾不自勉，鳳凰其來哉（三）！

【題 解】

原輯《居士外集》卷四，繫皇祐元年。作於是年春三月，時知潁州。詩中有「優優潁川守，能致鳳
凰來」之句，梅堯臣和詩亦有「當時集潁川，偶值黃次公」之句，《宛陵先生集》卷二六《和永叔瑯琊山
六詠》詩，卷二七《和歐陽永叔啼鳥十八韻》、《和永叔桐花十四韻》詩，《梅集編年》均繫皇祐元年，在

是春移知潁州後。然《歐集》卷一四八《與梅聖俞》其十八（慶曆六年）有云：「中間卻又得聖俞所寄六詠及《桐花》、《啼鳥》等詩」，又似作於慶曆六年春知滁州任上。桐樹開花，在三月清明前後。白居易《桐花》詩：「春令有常候，清明桐始發。」詩歌描寫潁州桐花，追慕治潁先賢，並以之自勉。詩人由梧桐想到鳳凰，再想到潁州名宦黃霸，表達見賢思齊的生活願望，以及吏治清廉的政治理想。託物寄興，借物詠志，以自然物象諷喻政治人事，狀物、敘事、議理融於一體，既形象又深邃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猗猗」十二句：桐樹偉拔，桐花茂盛，煞是可愛，然春雨過後殘花狼藉。猗猗：美盛貌。

《詩·衛風·淇奥》：「瞻彼淇奥，綠竹猗猗。」毛傳：「猗猗，美盛貌。」萋萋：茂盛貌。韓愈《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》：「南山有高樹，花葉何衰衰！」

〔三〕「斯桐」十句：由桐樹想到種樹人，緬懷潁州先賢，表達仁政惠民之情。漢道：漢代治國之道，指政治措施。選孝廉：封建統治者選拔人才的科目，始於漢代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「元光元年冬十一月，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孝謂善事父母者，廉謂清潔有廉隅者。」視民嬰與孩：愛護百姓就象愛護嬰兒一樣。嬰與孩，梅堯臣《甘陵亂》：「雷聲三日屋瓦摧，殺人不用嬰與孩。」《九韶》：舜時樂曲名。《周禮·春官·大司樂》：「九德之歌，《九韶》之舞。」優優：寬和貌。《詩·商頌·長發》：「敷政優優，百祿是道。」毛傳：「優優，和

也。」**潁川守**：指漢潁川太守黃霸，字次公。任潁川太守八年，爲政外寬內明，重視農桑耕織，政績顯著。相傳爲官期間，鳳凰多次光顧潁川。《漢書·黃霸傳》：「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，戶口歲增，治爲天下第一……有詔歸潁川太守官，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。前後八年，郡中愈治。是時，鳳凰神爵數集郡國，潁川尤多。」又姚之駟《後漢書補逸》卷九《陸閔》：「吳郡陸閔爲潁川太守，致鳳凰甘露之瑞。」後世遂以「潁川守」或「潁川政」作爲讚揚州郡官吏的典故。

鳳凰：古人以爲祥瑞象徵物。梅堯臣《和永叔桐花十四韻》：「我愿二千石，但使德化隆。有桐鳳不來，於桐無愧容。有鳳政不舉，於鳳何爲崇。答君桐花篇，聊以發我衷。」又梅氏《送余中舍知漢州德陽》詩云：「桐花鳳何似？歸日爲將行。」桐花鳳，鳥名，亦省稱「桐鳳」，以暮春時棲集於桐花而得名。唐李德裕《畫桐花鳳扇賦序》：「成都夾岷江岸，多植紫桐，每至暮春，有靈禽五色，小於玄鳥，來集桐花，以飲朝露。及華落則煙飛雨散，不知所往。」

〔三〕「到此」六句：詩人自我勵勉，以先賢爲榜樣，在潁州實施仁政。丹山：傳說中鳳凰鳥產地。《山海經》卷一：「丹穴之山……有鳥焉，其狀如雞，五采而文，名曰鳳凰……是鳥也飲食自然，自歌自舞，見則天下安寧。」

【附錄】

此詩輯入清康熙《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》卷七三。